

法為法師著

我
去
過
的
西
藏

劉湘君檢



法尊法師著

我去過的西藏

漢藏教理院印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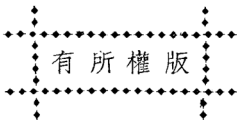
法尊法師著
PDG

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初版

我去過的西藏(全一冊)

定價國幣二角

外埠加寄費五分



著 者 法 尊 法 師

發 行 者 漢 藏 教 理 院
重 慶 北 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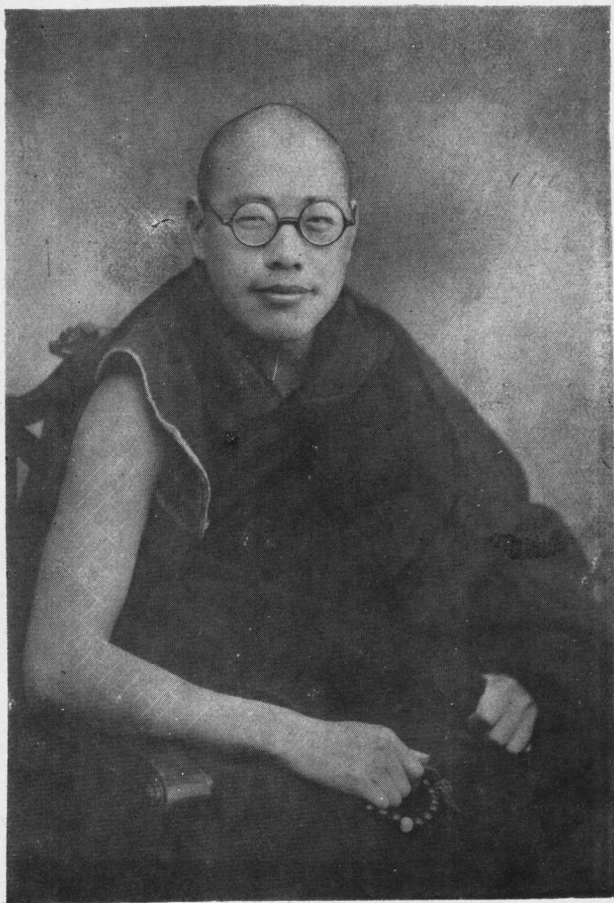
印 刷 者 武 漢 印 書 館
地 址：漢口府北一路

電 話：二二九五—號

分 發 行 處

武 佛 學 院 流 通 處

影 近 者 著



法華。法師近著

我玄過的西藏

南揚妙法

劉文輝 敬題



下
閩
溪
域

張為炳於軍事委員會
委員長渝行營送約設計委員會

時丁丑三月



是西方過
來人說

重華佛學社題

重華佛學社

紙青子眼正
不青子祈履

朱荻佛學社題



我去過西藏房

於身片中不作為近年起藏學而僅
僧中之最取大收二種且亦為漢地從
古迄今第一西藏學者以西藏之學
術根源皆在此故片首等所修學
亦專於佛片而此書所叙則唯是
西藏之一般政俗情形似乎犯用非
所貴之意但正由其超然物外故頗有

旁觀者情之特動。其中所言。或有
過於瑣屑及直率之處。然可信
必不隨世所不知。此事實宜寫而不
含有旁觀者之嫌疑。挾私之成分。誠可
為瞭解整個西藏民族。及漢藏
過去之痼疾。與將來救治之借鏡云。

民國二十六年三月二十一日 志

才勇 雲山 文 堂



目次

著者近影

題字

序言

- 一 覺着他的地大……………二
- 二 覺着他的人稀……………七
- 三 已往的是怎樣……………二二
- 四 英人怎樣對付西藏……………二九
- 五 達賴和民衆對蔣委員長及中央……………三五
- 六 西藏當局對於中央的態度……………三九

七	西藏當局對於班禪進藏.....	四三
八	到藏時所見和所聞.....	四七
九	在西藏的幾次宴會.....	五九
十	結說一下將來.....	六八

我去過的西藏

釋法尊著

沉陰的天氣，悶悶的住在一隻小輪船上，欲走船不能開，不走事情又不容許。一般趕船的人都在焦急歎息，在船板上滾來蹣去的皺着眉頭不說話。我是屢次急慣了的，現在久而久之也就自安了，我想天掉下來有地接着，焦急也是無益的。所以我的事再急，我的心也急不起來了。這天是一月十七，即古曆臘月初五日，船名「民蘇」，停在萬縣的對面江心中，法師說：你閒着無事何不把在西藏所見的大略寫一點出來給我看呢？我說：我平常是散漫慣了的，見聞雖多，但無日記，一時從何說起。若有書籍在身邊，還可參考一下，現在又沒有，叫我怎樣寫呢？但是良友之言不可違，那就只有就我心中所想到的說幾句吧。

一 覺着牠的地大

我第一次進藏，是由川邊的打箭爐進去的。川邊進藏原有三條路：一是走裡塘、巴塘、昌都，而入前藏拉薩。一是由道孚，爐霍、甘孜、德格、昌都，而往拉薩。一是由甘孜，往結谷、梁、拏、喀，而往拉薩。這就是由康入藏的三條大路。第一條叫南路，是官道，山嶺最多。第二條叫北路，山嶺較少，即趙爾豐往昌都時所走的。第三條路最平坦，多為荒原，漫無人烟，是商人所走的。更有一條路由西寧，經廓羅地界，往拏、喀入藏的，最為高寒亦最為平坦，是蒙甘等處商人所走的，亦即是班禪大師計劃漢藏交通的路線。

由昌都到拉薩也有二條路：一是官道，頗饒山河；一是北路，由昌都

、日俄伽、臻吞滾、止公而到拉薩。在這許多的路途之中，我是入藏學法的出家人，總擇其平坦近衆緣易足的道路走，是由打箭鑪道孚、鑪霍、甘孜、德格、昌都、日俄伽、臻吞滾、止公、到前藏最繁盛的拉薩。其餘的道路，不過聽他人傳說，或書上看來，我並不曾走過。至於我親身走過的高山峻嶺，深流絕壑，以及那些冰天雪地，荒涼原野等等，雖也曾一幕一幕地深深的印過我的腦海，潮過我的心血，但在那種狂風暴雨之中，過那臨時覓柴尋水自炊自食一飯必須三噓手的生活，衣食住三尚且忙之不及，那里還能寫日記呢？因此，我雖會經過當時風吹日晒雨淋雪覆的最苦環境，與那狡詐欺侮的蠻商共住，及獐獍暴惡的土匪劫掠，至今思之猶覺心戰胆寒，非常可怕，我的生命是九死一生中活過來的！可是已經十年了，這些有的也忘記了。詳細細細的想不起，縱然想的起也無甚意味，徒

添我的驚恐回憶而已。

漢藏究以何處爲界限，曾聞說黃專使慕松到拉薩時，在未解決漢藏問題前，西藏當局卽先提出此案見問，專使也未便直答，專任其事者尙爾，我乃出家人，更不便越俎代庖的爲漢藏劃界了。我覺得漢藏既是一個國家，只要西藏歸順中央，劃界却是小問題。

由打箭爐灣曲曲時上時下的走到拉薩，我在途中走了八九個月（有時走，有時住下親近善知識學經），走路雖不須如此長時，但專門走也大約要走三個月，才能到達。我非測量地理學家，不知究有若干里數，卽前人之站數也是就山路而臆度假定，並未見有確實的里數，不過覺着牠是一段很長遠的路程罷了。所以現在一般去西藏的人，總以地大二字，將牠包括了。

由拉薩以南，直到印度交界喜瑪拉亞山頂，有半月的路程。可云是西藏的地土，哲孟雄，不丹等處的居民，皆自認爲是西藏人，現有藏官駐守。雖有一二處爲英人所佔，但整體仍屬西藏。由拉薩往北，一直達到新疆交界，也可說是西藏的地土，我往北雖僅走過十六七日的路程，但知其北尚有一月許的路程纔達鹽海。拏墟喀一帶的牧戶，夏季多往採鹽，秋季運至拉薩等處換成大麥以作年糧。其海之北部雖係荒原，聞人傳說亦屬西藏土地。我雖未至其地實地考查，然略想新疆之南，必無其他國家民族之領土了。由拉薩往西，經過後藏、薩伽、俄日，以至廓爾喀交界，聞說有三四月路程，我未去過，但知牠亦是西藏的土地。因爲在西藏歷史上，見得到唐末宋初時之藏王後胤，遷居在俄日之傳記，尤其在拉薩的達賴宮前的兩個丈餘高的大石碑上，也見的到乾隆皇帝派兵打尼帕爾的往事。前年我由

印度往尼帕爾朝禮聖跡的時候，遇着我在拉薩的兩位同學（西康人），他們是由後藏往尼帕爾朝佛的，聽他們說，俄日等處仍是西藏所管轄。他們自五六月間由拉薩動身，沿路半乞半買的遊行，至臘月底相遇在尼帕爾首都陽布城中大塔之下。他們走得雖很慢不可作為標準，大約普通商人走，亦須兩三個月乃能走到。要是這樣的將西藏的東西南北一考查，實不知西藏地界究有多寬多大，較普通人漫言西藏地大，豈不更要超出許多嗎？

西藏的版圖，我漢族一定主張是要的，西藏的人民，對我中央也想要合為一家的。西藏的中心拉薩，我政府也一定想派人駐守的，西藏的行政，我國家更要管理的，他人若欲施用其輊硬侵略的各種手段——（如英國），我中央政府，想必一定也要設法救援抵禦的，這是無疑的事實。可是究竟西藏有多麼大，我國人有沒有切實的調查和測量，我想除了依據東

西洋的幾張圖畫，和前清欽差等似是而非的記述外，我從不曾見過民國以來我漢族人民的新作品。不知是我遠居偏野的少見寡聞呢？抑真實未有呢？我自己也不能判斷了。現在國家在復興，在建設，我很希望中央政府注意這塊廣闊的土地，純善的人民，注意保持這為西南國防的屏障。

二 覺着牠的人稀

西藏究竟有多少人？我實在不知道。即拉薩有多少人？我也不知道。因為我在西藏專門的學經去了。一來我不是官，沒有充分的經費，不進去調查；二來我學經事忙，雖想去調查，也沒工夫。故我絕對的不知道西藏究竟有多少人口。但是受了國家的薪水，特往西藏調查的一般人，也不過僅能用「人稀」二字作答覆罷了。

現在就我耳聞目睹，來說一點他人稀的現象吧。由打箭鑪，直到折多山脚下折多塘村，沿途盡是荒山野草，成材的大樹也不多，人戶雖也看見幾家，但是比晨星還要稀些。折多塘有百十戶窮民。次日翻山，直到宿站，也就只有一個官站、粥樓、和幾個候差的牧戶雜役，一路上並不見有一個人戶。聞說各大山的向陽處，有些終身以牧爲生的小族部落，但是可聞而不可見，此等民族也就只能代來往的官人候差或支差，受不盡的是鞭打呵罵，這就是他們終身，或歷代的享用品或耐勞了。但是這些臭蠻子，也有些個怪皮氣，你若是用好言曉諭，僱馬或請人的話，他不但租馬不派人，就是想買他的一把柴，一筐牛糞，那也是辦不到的。他若見你的衣物豐盈，恐怕還要生意外的危險咧。你若是用官派去壓制他，那麼他非但不敢害你，並且馬吃的草料，人吃的油茶，下至燒火取水等等，他都甘心樂

意的做了。如是看起來，他們實在是久遠來熏習成的一種軟欺硬怕，吃硬不吃軟的劣根性了。（西康人大半如此，拉薩的政客，却不然了。）話再說回來，由昌巴仲到太寧，兩天的路程中，見了一座寺，幾家人戶，但也是很薄弱的，太寧的寺原是乾隆為第七代達賴所修的臨時住址，聽說在前清很興旺，現在衰敗的不忍驟觀了。太寧地方也僅有幾十家人戶，如是再進就須一直到道孚縣，纔能看見人戶。由道孚直到甘孜除幾座山嶺野原外，却多有居民可觀，亦即西康最繁盛之區域，糧米最富裕之所在了。各處的遊牧居民，一到秋後即來此間，用酥油等牧場所產的物品，來換麥食，但這種大名鼎鼎之繁盛縣區，較之內地稍大一點的集鎮尚且不如，況諸縣市省垣呢？甘孜以西，便有二日路程的大山荒原，再由佐勤到德格，更是一片荒山了。由德格往昌都，雖亦有三四個換馬處，但皆是專為聽差而特設，並非人

民居處，總之這一路上連日無人烟的荒涼景象，在內地任你走到那裡，皆是見不到和聽不到的，尤其是食糧一事，要從甘孜備好，一直吃到昌都，倘在途中斷絕乾糧，那是無處可乞可買的，也就只好餓斃罷了。我在途中鹽用完了，想買一點也不可得，只好淡食走到昌都，由此也可見人烟稀少而且窮困一斑了。但西康地方並非全無人戶，不過地面太大，人民多係散在各處山陽，做他那種遊牧生活而已。聽說若是由甘孜走北路經過結谷梁而進藏者，有一月多的途程全無人煙，那衣食住完全要自備，更不待說了。又由昌都往拉薩，我記得是八月間動身的，沿途雖也略有些乾糶，但是到了拉薩的時候，却是冬月初頭。此一路上有幾處見到過稀落的居民，可是比較起來尚估不住荒原的百千分之一呢。又聞說官路上，原有些居民聽差，後來因為過往上司太多，小民吃不過那些鞭罵的苦痛，稍為聰明一

點的，便皆逃亡他鄉去了。現在官路的居民，比小路有少無多了。所以我國的專差官員們，調查不到他們的確實戶口。我既未負着那種專差，又未領用專款，自己直走正路的費用尚不自給，那能更去多此一舉呢。由拉薩以北，凡有兩條路往拏墟地方，這兩條路我都親身走過的：一條是由拉薩向東北走，一直到止公提，有五六日的程途，沿路皆有人戶數家或一二十家的小村落，間或有些很偉大的寺廟和官第，這在西藏的東北二路上，要算最饒趣味的一段平原了。由止公提以北，那就須連翻四五座大山，經過許多的荒野險路，除三四處特為過路官員設立的站口外，間或見着二三家游牧民族，散居在近水肥草的山陽之下，可是三四日間也難遇着一回，所以一般弱小的平民走這條路，由止公提一直到拏墟，約有十數日的途程，所必須的衣食住三項，就要完全自備了。我走這條路的時候，沾了

西藏當局的一點優待，發給了一張馬票，在有站口的地方，過了三四次來往官員的生活，至於在其他無站口的地方，那就仍與其他平民一樣的那種冰天雪地，臨時取水找牛糞的生活了。（牛糞找來作燃料，若是遇雨，或雪溶化，沒有乾牛糞的時候，那就只好用涼水拌炒麵，或搥餓罷了。）我記得在途中曾被大雪蒙過三次，因為那正是古曆正月間，即藏地最好降雪的期中，傍晚竟一路避風雪的山環或崖下過夜，到早晨醒來覺着好像有什麼東西在上面壓着，這便一定是雪了。輕輕地將被蓋掀起，把雪推到一旁，讓出個立身之處，四面一望，混混沌沌變成了一個純粹銀色的世界，就是所帶的牛馬，也都臥在地下被雪蓋住了一個銀堆子。初次遇着這種景象的時候，却覺着另有一種特別的興趣和風味，胸懷裏也覺着非常的歡躍和舒服，可是這種趣味，舒服，却不能長久，忽被冷風一吹，通身

又起了一種變化，尤其是手臉部分，好像被刀割針刺一般的寒痛，已前那種興趣風味和歡躍舒服，却不知向何處遁去了。若是到起身的時候，那狂風猛雪猶未肯稍爲停止一下，那就連那種剎那間的歡樂也無暇去尋覓，只有通身戰抖，手脚僵硬的感覺罷了。又一條路，是由拉薩向北，越果拉山，到益博界，再往北到惹真地方，這也有五六日的行程，人烟也時有時無，其山也大大小小的要走好幾處。再由惹真以北，一直到拏墟喀，那就仍是除了各處山陽裡稀稀落落的幾家游牧民族外，更無房屋和田園可接觸我們的眼簾了。我走這條路，是由拏墟還拉薩，西藏當局的馬票上，只保去不保回，所以在我的歸程中，就失去了官員生活的効力，我同路的共三人，騾馬四匹，每人騎一匹，餘一匹馬馱了我們三個人的食糧和四匹馬的料豆，就每日尋有水草的處所露宿，風雪的侵害，聽其自然，更不尋

求那牧場的毛帳，或人戶的房屋，以作避免風雪之所在（即竟也不可得，又何必去覓）。故這一路所遇見的風雪，較之其他地方，更有過之而無不及。但是凡事經過多次，也就過慣了，更沒有什麼驚懼駭怪的感覺，惟盼速達所欲往的目的地而已。總之：在這兩條路上往返一月多的路途，除去了拉薩附近五六日之外，就能感覺到在上有的是青天 and 陰雲，在下有的是亂石和荒草，橫着看一下，不是一條小山巷夾着一條淺溪，便是亂石和冰雪所堆成的高下不等的奇形怪狀的山壁。除此天雲石草山溪之外，就連一個飛鳥和一個走獸也難得看到，更談不到人了。故此北路的人實在稀少，我不是很嘗够了的，至於拏墟喀以北的荒原，我雖未走過，可是聽見走過的朋友們談過，（今年夏天尚有友人自彼路來，）推測那種人烟稀少的景象，想必更甚於拏墟喀以南了。

由拉薩往後藏凡有三條路，我一條也沒走過，只聽去過的朋友們說，沿路尚可找到的宿處，也能化到一點吃的，這一定不是很荒涼的了。但是由拉薩到後藏的江孜附近去印度的那條路，我却走過三次，其間的荒原也多過熟田不知幾千百倍，人戶也僅沿着大路的站口上有些罷了。至於由後藏往薩迦，俄日等處，聽說那路上人烟更少，有的也是些游牧而已。

由拉薩以南，地方稍爲溫熱，出產也稍爲豐富，據往山南各處的商人談起，說那裏的人烟也不如拉薩稠密繁盛，不過較之拉薩北路，當然是多的多了。現再說說我親身走過二次赴印度的那條路吧。由拉薩沿着前藏大河流的北岸，走上三四天（騾幫無車站），纔到了前後藏兩條大河合流之處，名曰曲許，此便是西藏最豐饒的區域，前藏人民一年的食糧，大部分皆歸此一般地方的出產供給。他處雖亦出糧，但較此區則差多了。再由此

往西渡過後藏大河，住宿一夜，次早翻一座有名的崗巴拉山，便到了後藏的地界了，（管轄者仍屬前藏），此山之南，就是讓卓錯，藏人名之爲海，我們看起來，就是一個大死湖，此湖周圍數百里，其中環抱數座大山，湖面的冷風吹來，雖在夏季也非棉或皮，不能夠抵禦。若是秋季過此湖邊，那就比內地的冬季還要冷幾倍。我僅在秋冬季走過牠的北西兩岸，那種不可親近的風味，我是不敢領教的。至於東南兩岸那是很難得走到的地方，湖的北岸和西岸，皆須住宿一夜，再一日便走進兩座大雪山的中間（終年積雪），藏人名曰雜惹，（義爲亂石堆）在我看來，就算是人間的寒水地獄，比山間除了兩三處郵差的矮小土屋外，僅有兩戶居民。這兩戶人，就專望來往的商客留宿，賣草爲生，食糧尙且沒的賣，況其他的物品。再一日出了此山，走到一個衆山環抱的小平原上，有兩三戶居民，也是專爲來

往過客而設立。再走起來，一直到帕克里，沿路雖有住宿處，和絕無僅有的那些村莊和廟宇，可是高寒（比拉薩地方還高）窮窘，比拉薩要有天淵之懸隔了。要到帕克里的前三日，須走四個大野原：第一名格拉巴塘，南風逆吹，大有寸步難挨之概，若遇上風雪，那就必須置生死於度外。第二個叫古兒古塘，也是半日的途程。第三叫朗薄奴塘，傳說現在拉薩的兩匹大象，昔由印度牽來時，行到這裏，因畏西藏之寒冷，哭不前進故名（朗薄是象，奴是哭）。第四叫塘勤奔松，此平原分三段，傳說昔時有一婦人，携三幼兒，由帕克里往敦擊，路過三段荒原，三兒次第凍斃，故名其荒原叫塘勤奔松（塘勤即大原，奔松即三兄弟）。帕克里這地方，就是印度到前後藏的中心樞紐，一般商人也多在那裏換驛幫。此處的居民，有百餘戶，多以招待商人，轉賣草料爲生活。其地高寒，麥不及熟，春末播種

，秋季將穗刈，專供馬料爲用。帕克里以南，便是哲孟雄地方，前清時代，在慶喜設兵把守，是爲西藏南部的最要關隘，現在則荒林頽壁而已。再下一日（由帕克里以南是向下走，日日漸低），至霞斯瑪，此是哲孟雄境內最繁盛的鎮市，清末英兵進藏後，便侵佔了這地方未交還西藏，作了他們小模型的租界（可是並無租價與期限），他們就在這里建立教堂，收買人心，實行他那懷柔侵略的政策了。此村鎮上下一帶的民族，約兩三百戶，雖是西藏人，然不受西藏管，歸爲英人所有，余住其處，探聽本地人的口氣，就知他們很喜歡英人，而反不喜西藏政府，除了一點宗教觀念不同而外，幾乎完全甘心變作英人的奴隸和走狗了。其原因便是因爲他們在英人佔領之下，免脫了西藏政府和以前漢族兵官的強力壓迫和無理的支差，又受了英人許多假仁假義（以慈善爲侵略的方便）的慈善轉化，所以就變成了

現在目下的這種畸形怪狀，再過幾年，老輩的西藏人一死，新少年的宗教觀念一改變，還能不完全變成英人的奴隸和走狗嗎？故我對於英人的懷柔政策和耶教的慈善事業，實在是十二分的害怕。聽說他們那些大牧師，往往買下些稀奇古怪的玩藝和預備下許多許多的食品，召請各處的民族來參觀吃飯。鄉村的土人，那有什麼知識，見有好玩的戲具，和好吃的東西，白吃不取分文，甚至臨走還送一點帶回家裏去。這樣，替他作宣傳傀儡的人，那有不成羣結隊光臨之理呢？可是在大會之後，無論如何，他總須要照一張像片作為紀念，但是這張像片，也就是牧師在他們國家政府兌換盧比的兌票或支條了。老實說起來，這種當牧師的人，並未損失半文錢，不但無損，並且還不知道藉此方法找了幾千百倍的紅利。據說這就是他們政府利用牧師作侵略的前導，牧師用土人作找錢的工具，土人利用彼等作

爲避免西藏政治下壓迫的靠山，這就是他們三方互相利用的循環圈套了。又聽說他們用他們國家政府的錢，收買土人的荒地，卽以此地爲租界，反租與土人耕種，施放他那種別有意義廣大寬宏的手段，收買一般貪求私利的人心，所以他能令在其附近居住的民族，皆歡喜他而不驅逐他。這種手段，在西康一帶，我們也曾多見，甚至當地的官員，也多貪他這種鋒刃塗蜜的現利，而土民之受感就更不足奇怪了。

由霞斯瑪下行一口，便至喜瑪拉亞山脚下，次日翻山，便到印度的邊境了。哲孟雄地界，人烟稠密，幾與拉薩附近相似，惟地方較小，而溫度甚高，兩山的古松大柏，徧滿山野，實爲西藏他處所沒有。

總括上來我所見聞到的西藏地面上的人口，實覺太稀少。故趙爾豐等好像說是西藏的人都出了家，所以人口有減無增，欲令西藏強盛，非禁其

人民出家不可。這種論調，在一般無宗教或是其他宗教的人，雖覺着深合口味，然在西藏的民族思想上，却是晴天的霹靂一般，沒有一個不反對的。因為西藏純是一個佛教國，牠的民族，都知道點人生宇宙的究竟滋味是個苦的。並且他們知道大富大貴是帶不了去的。大限到來，親族朋友金銀財貨，皆是幫不了一點忙的。其所帶着走的，惟有自己在生前所造的善惡業，死後是要隨着他的力量流轉。非但自己不能爲力，就使有全知全能創造這萬惡世界的上帝也沒有辦法的。所以上焉者，必在生前預設辦法，進趣佛道，出家修行。下焉者，維持家業，養活眷屬，止惡行善。再下者，雖流浪山林，劫掠謀生，但仍深信惡有惡報，終有懼心。不過若不切奪，無法生活，或無法富強（西康廓羅一帶人民，亦皆如此），自亦認爲是萬不得已的事。西藏民族既有這樣強而有力的佛教觀念在懷抱裏，故一般

知識份子，那能受你那撥無因果的斷見外道之所欺惑愚弄，而專趣眼前的五欲呢？趙爾豐所言不行的原因，大概就是爲此吧。

三 已往的是怎樣

我再傳說幾段小故事吧：就是前年我在印度，朝禮聖跡的時候，有一位同伴的四川老者，在火車上談起，纔知道他原是一個退武的老軍人，現在吡林堡開飯館。他說初在川省跟欽差大人出發時，欽差大人那種招兵買馬的氣概，實在不可一世。但是一到川邊，便漸次的剪裁起來，及至到了拉薩，恐怕連三分之一都沒有了。安住之後，便要改編，除那些稍有門坎的士兵外（門坎，多以袍哥論），其餘的大多數是派往各處把守那種無須把守的關口，換句話說，就是怕人多生事，遣散罷了。他本人也被編在把守

慶喜之列，（即哲孟雄的關隘）據說慶喜那地方很重要，給大皇帝稟報的好像是五百馬隊把守，其實連五匹馬也沒有，這筆款大半就是當上司的吃了。他說他們同住的有十幾個人，他本人不在袍哥之內，其餘的多是袍哥兄弟，慶喜與帕克里，相隔不過一天多路，帕克里也住了一二十個濫兵（究竟應多少；給皇帝報了多少，我也未去詳細考查牠），大半也都是袍哥兄弟，他們兄弟們，今天不是你來，明天便是我去，無論有事無事。高興便就近處居民家裏或山林田裡，牽了馬就騎着用（並無須上司發給馬牌），騎到了目的地或拴在樁上餓着等用，或放棄不問，回路另找新馬，若是有一客來了，談到無聊的時候，便將附近的民家婦女號召來跳鍋莊，再高興一點，便檢幾個略有姿色的拿來蹂躪。他說連他都看不過眼去，所以令弱小的民族，恨入骨髓，可是敢怒而不敢言，假若言之，決定給你個眼前報應

瞧瞧，這種欽差大人的軍隊，可算鬧的淫威沸天了。

我再述一段軍變，聽說在民初的時候，住藏的是連欽差和鍾統領。連是有高貴的大名而並沒有什麼大權，鍾是有實權的偉人，聽說他是川省人，他的老太爺好像也是做過大官，他臨入藏的時候，老太爺曾訓誨過：你在西藏做官，每年我給你幾萬元的零用（除俸外），若是不夠的話，我再給你多添，切不可勉強軍餉以招人怨。這位鍾大人也很好，每年所用的都是由家鄉滙來的，並不私沾軍人的一文。聽說他的錢，是多的無有數量，他在拉薩也曾賞識過一個土娼，這土娼有一次說沒錢用，他便叫人送了一個木箱，盡是一箱子藏銀元。西藏的土娼，幾生見過這樣多的錢呢，第二天便成了個滿頭珠翠的活太太了。他的軍人遇見這樣寬洪大量財神爺爺的上司，當然錢是用不完，吃穿是不成問題的。可要知道人是閒不

住的個東西，吃喝穿住而外，恐怕還要更想出許多別的花樣來耍耍，在當大人的，始終是抱着宰相的肚子，裝聾做啞，不聞不問。於是這般軍人們，便又組織了哥老會，這會的規矩，是要自認爲是好漢，兄弟們有二人以上的告發，不問自己是不是有過錯，就得忍受死刑，不許辯論反駁。由是他們軍人，便一天一天的自相殘殺起來。他們這裡面，大約是分些什麼大哥二哥等，聽說他們越鬧勢越大，便將統領的印綬奪來，自行執掌，處決一切。到了這時，統領和欽差，皆是他們手上的鷄卵一樣，愛要就要，不愛要就殺了，也易如反掌，如是就公然叛了。叛了之後，第一是想銷滅色拉寺的喇嘛，孰知戰而不利，反被追回拉薩，避入營中，當時西藏的政局要人（達賴早已去了印度）便大肆糾合各處鄉民，幫助色拉寺攻打漢軍，同在小小的一個拉薩街市，分割爲南北兩界，是時一般袍哥兄弟，便

纔自知不足用了，又把那統領的印綬，交還了鍾大人，但這時候的環境，却是一天危險一天，相持半年之後，終久還是繳械投降西藏，被西藏遣發由印度回國。西藏的當局要人，重又歡迎達賴回藏主持一切，漢藏的關係就是由此打斷。前後藏當局的芥蒂，也就是在這個時候插下根了。

又有色拉寺的一個大喇嘛，他也對我說過一點漢藏衝突的原因，據說漢兵初到藏的時候，達賴逃往印度，那時的漢兵，獨霸了西藏威震一時。在這一二年間，漢兵橫行霸道，非但西藏當局的人不敢說他半個不字，就是正月間傳大招時，獨擅全權的別蚌寺鐵棒喇嘛，也被漢兵誣加罪名，令當着二大寺的大衆僧前，朝着太陽罰跪，竭盡侮辱之能事，當時誰也不敢出面反對抗言。色拉寺的當事的人員，見最與漢人親近的別蚌寺當權的鐵棒喇嘛，尚受此大辱而沒法挽救，則對於其他的人，更可例知了。因是對於

漢人軍隊，採取了敬鬼神而遠之的態度，因此較他寺的人與漢官來往，當然疏遠了許多。爾時漢官便說色拉寺的僧衆，心懷反對，故時或派幾個兵役，特到寺中來尋釁，若遇大衆上殿過堂的時候，他們便跑到中間，奪過鐵棒喇嘛的帽子和棍子，捉弄着玩，或效仿着做，若遇見大衆在辯論或誦經的時候，便跑到第一排呼都圖前，奪其帽，佔其座，效其誦經的聲音或狀態，如是種種的欺凌侮辱全寺僧衆，從無一人敢發一言而作反抗。但彼等已做到此步田地，尚不知足。忽然一日，聽說漢人已派兵來正式的燒色拉寺了，衆僧聞之，聳然心驚，明知西藏全局都不敢惹的橫行霸道的漢兵，絕非全無訓練的一寺文僧所能禦敵，但是事已至此，無法挽回，縱抵禦不勝，亦比束手就縛要強的多，所以大家就團結起來，臨時商量了些禦敵的方法，就正式防備，直到臨晚的時候，便聽見遠處起了一陣槍聲，越

响越近，將臨寺下，寺內的防備人員，也就放了火槍，在房上或窻內迎敵，戰至夜分，漢兵並未得手，所以就慢慢的退去，寺內的防備者，反成了追軍，是夜就分據了拉薩，次日西藏當局響應色拉寺的舉動，便構成漢藏戰爭的起因，結果是漢兵失敗投降了。

又傳說漢兵敗退拉薩的時候，便先行搶劫漢商，能拿的拿去，不能拿的也要打碎纜走，故在藏營業的一般商人，沒有一個不被劫掠一空，至此對漢軍更格外的含恨。

總觀上來傳說的種種事實，我們便可以推想到，從前漢兵在藏的那種橫行惡霸的怪現象。殺盜姦淫的事情，當然是很平常的舉動。他們並把西藏當局池門吡倫的太太，搶來強姦。試想想這種行爲的漢兵駐藏，能不令藏人恨入骨髓嗎？所以現在一談到派兵進藏的問題，西藏政府和人民，（

民衆大會）無有一個不是極力的反對，這種現象，當然不能單怪對方，願我們的當局要人，鑑往知來，實地考查一下，再求挽救方法！

四 英人怎樣對付西藏

英人不致正式的侵佔西藏，他覺着漢藏的關係太深，若驟然侵佔，必受其他國家的干涉或分奪，決難輕易的事了，並非懼我國的軍備和外交，即就他在喜馬拉亞山，阻止漢人進藏的一事而看，也就見到他們並非怕我國的外交了。英人假借牧師的侵略方法，已如上段略說，他在後藏的江孜，也強佔了一大塊地方做營盤，並且也用了許多牧師的宣傳，但是收的效果，却比霞斯瑪差得多，因為江孜的人民佛教思想較強盛的原故。英人對西藏當局，尤其特施他那寬宏的手段，即由印度關稅一事，便可觀其一

斑，若是漢族的商人或政客，帶有絲織品類，決不能逃免關稅的毫厘，若是西藏人攜帶，那怕帶有千箱綢緞，只要有西藏當局的一個電報，不但說不要稅，連拆驗都免掉，並且送到你住居棧房交清，不取收一文錢的手續費。前年安欽大師兩次進藏，所帶的綢緞，何止千匹，英人一概免稅免驗，邦達倉及扎色康等，亦販運過多次，英人亦皆給他們免稅。尤其我去年同阿旺上人進藏，船抵印度海關時，阿旺上人所帶的十餘箱絲織品，全數被扣，也曾托人再三交涉，終不能得一系兒頭腦，後來急的沒法，只得給西藏正統噶倫打了個電報，請他設法幫忙，正統使用當局的名義，復了一個回電，英人非但不要稅並且連存了數日的倉租等等，一概都免了。所以我覺着英國人很可怕。

又聽恩師仁波卿說，英人於達賴在世時，曾施用過好幾次奸詐手段，

想要侵佔西藏的地方，達賴始終未給。大意謂英國駐印的總督，有一年供養了許多許多的槍械和用品，約求達賴喇嘛允許他一件事，達賴知道他內懷惡謀，外現親善，便也善巧方便地答道：「凡我有主權的東西，隨你所欲，我當施與。」英人將禮送完之後，便向達賴索一塊地方，來設立醫院，救濟人民，兼做一點小商業。像這種先送禮後有求，又有理又中聽的說詞，當然難以謝絕，何況自己允許隨欲而施，豈容更有反覆之理嗎？但在善於應對的達賴喇嘛，便堅決的謝絕云：「你今所求，非我能與。這西藏地方，全是中國皇帝所有，我不過暫代管理而已，故此事不能滿君所願。我的金銀財物，在你皆非所罕，我所能自主者，惟有西藏政府官銜，我今送你一個四品官位，你如不嫌卑小，我當送之。」英人見地不可得，也不惱怒，聞達賴送他一個四品官銜，便立刻俯首應允，對達賴稱臣，以作將來徐圖之

計。又向達賴約求允許彼來藏久住，達賴不許，若有必不得已時來藏，至多不許在拉薩住過一月，英人亦唯唯應命而去，一直到達賴去世之前，英人從未會爽其前約。達賴死後，則大非昔比，至下再說。故我對於英人能屈能伸的這種軟硬兼施的手段，聞之心驚，去年所見更覺駭目。現在駐藏的偉人，却正在春夜酣夢呢！

又聽說赤匪在川邊擾亂時，尤其在甘孜戰勝降了德格四縣的時候，西藏當局及上下一切人，皆抱着一種很緊張的心理。我中央所派的駐藏偉人，也見到當地驚慌的不好現象，急急地貼了幾張告示，安慰人民。但是一般人民見到告示很爲懷疑，因他自己終日昏醉，通夜鬧賭，手下的只有三五個兵士，能擋得什麼事？若是赤匪一到昌都，他們還不是挾起「印票」來逃跑，正好造成他們回家的好機會，他們怕什麼呢？也有議論西藏當

局，在無事的時候，很會派差，欺壓平民，如今遇到這種謾無人道破壞一切的赤匪到來，他們平時所養的那兩三萬叫化式的窮兵，還能當的了事嗎？現在赤匪已佔了德格，大藏經板，不知道燒了沒有，他們凡事都守秘密，像這樣的大禍臨頭，還不告訴我們知道。並且現在赤匪究竟到了什麼地方？頗章喀大師，現時仍在昌都講經嗎？該不會有危險嗎？否則，爲何還不見到大師回來或動身的消息呢？又有人說，大師動不動身，我們那裏能聽的到，反正赤匪到了昌都的時候，他們——（指當局）總會跑的。又有人說，管他的，反正我們是個平民，走到那裏也是一樣，他們跑的時候，我們也跑就是了。赤匪的淫威及一般人的思想，在那種恐慌緊張的時候，便完全可以看出來了。英人也在這個當兒裏來大湊熱鬧，他們對於西藏當局，極力的鼓吹赤匪可怕，並說：「赤匪與俄國一系，勢力甚強，絕非西藏

的幾萬士兵所能禦敵，倘令赤匪攻入了昌都，那時拉薩一切的一切，就要同歸於盡了。頂好由他們開一支軍來，替西藏守邊，抵敵共匪。自備軍需，不勞西藏若公若私的半文之費，你們願意嗎？」他又說：「中央軍之剿匪，頂多不過守住共匪的東南北三面，令共匪不能反攻而已，至於西面，他們是力量完全達不到的，中央不是來電教你們迎敵西面，並要你們幫助他們南面的糧嗎？你們若許我來接應的話，現在我一個電報，不出十日就可來救，你們老實想一想，不要到了那不可挽救的時候，再後悔就晚了。」英國人的這種說詞，又有理又中聽，那有不想找便宜的人呢？我想西藏當局，定受其所騙，孰知大不其然，當時西藏連日裏鬧着國民會議，討論的結果，為降共降英，皆是亡國。可是降英，或者還能保持其宗教，比較被共匪侵入，人財兩空，聖教淪沒，要強的多，但是中央來電教極力

剿共，或者共匪可除也未可知，我們仍當服從中央，自力痛剿，一方面撥助中央的軍糧，想也不會完全欺我們。假若到了萬不得已的時候，再請英兵幫助也不為晚（國民會議，是各機關的要人，與三大寺的諸位大喇嘛等會議，中央所派的某要人等，皆不給參加之權。）當時便辭謝了英人的幫助，正式的擬糧幫助中央軍了。其能自持服從中央，不肯降英者，恐仍以佛教觀念為主體吧。又對於班禪進藏的事件，英人也從中插腿，却也被西藏當局所辭脫，英人對於我駐藏的偉人，好像未看見的一樣，有時還借事弄之，實使我莫明其妙了。英人的這種伎倆，總不出於懷柔，寬縱，挑撥，侵略四項而已。

五 達賴和民衆對蔣委員長及中央

聞說在幾年前，蔣委員長北伐之後，達賴及三大寺的大喇嘛們，頻頻讚歎蔣委員長，表示着一種很想合一的態度。西藏民族從來是崇拜活佛的，既見不輕易讚美他人一詞的達賴活佛，現在也喋喋的讚歎委座，那有不令人吃驚的呢？所以在那個時候，就聽到種種的謠說：有的說委座即達賴的化身，即是觀音菩薩；有說中國皇帝原是文殊菩薩化身，宣統或是個假的所以把江山玩掉了，現在達賴也稱讚委座，恐怕委座即文殊的化身吧。像這種五花八門的謠說，幾乎傳遍了西藏，那時我却在西藏。而不久的時候，便是貢覺仲尼回藏的那個大節目到來，有的人說他是中央和委座的腹使人，有的說他是來說西藏的，有的說他是帶禮物回來的，有的說他是帶皇帝金印送與達賴的，有的說他是來傳委座的旨意的，但是究竟他帶的何物，做的何事，我却是一概摸不着。（因為我在

(西康)傳說他乘輪由海路返藏，到了印度交界的地方，先上了一道呈文，達賴便立刻去書，教他擺盡那十二分的官派來藏。那麼他當然不敢不從，就拿出他那大堪布的架子來，沿途支差的人藏了。到了拉薩的那天，達賴便傳了全藏僧俗官員全套披掛，排開隊五，開了正門，迎接他一直進去，他朝見達賴，遞上所携的物品和書信的時候，達賴也從座上站起，一件一件恭恭敬敬地接了，然後慰勞了他幾句，就遣退了。據說這種接見，在西藏是最隆重的儀式，止有皇帝的聖旨到了，纔用這種儀式迎接，對於別的事皆不用的。自從皇室推翻了以後，這個儀式便成了個廢棄品，英國的總督送過那麼多東西和書信，非但不用此儀式，並且沒有當天接見的傳述。就是民國以來的一切大總統和偉人的信電到了，也未用過這個儀式，惟獨對委座的信件，就如此的恭敬，實在是令人懷疑莫釋。因此民間的謠

言，較以前更盛的多了。可是事又湊巧，就在此事發生了不久的時候，西藏便得到了委座下野的報告，當時人心，忽然起了一種變化，說委座既爲達賴如此稱許，何故忽爾又有此一跌呢？實在令人猜不透，便又漸漸地沉入了疑惑的深坑。又在不久，委座復了職，消息傳來，人心也漸漸安定，後來聽說中央派人進藏，解決漢藏二十年來的問題，民衆皆抱着一個從今以後又成一家的企望，孰知專差尙無確實的消息，而達賴去世的噩耗却先降臨！就在這個當兒裏，川邊的戰事，也告了個暫時的結束，金沙江以東，就歸二十四軍的防區了。此後聽說關於漢藏的種種問題，皆未解決，西藏的當局和民衆，頗覺着我方的手段，有點太滑稽，一個問題也不解決，僅留下些陳跡渺茫的影像，便也再不提起。這一下子却非同小可，反引起了西藏當局輕視我們的心理。下段再說。

六 西藏當局對於中央的態度

在我們的腦海裡，總覺着西藏的人是個蠻子，是個呆子。我們略略地施用一點機變和手術，他們一定辨別不清楚我們的心理，很容易受我們的欺騙和調伏。什麼漢藏問題，那都是手到擒來就能解決的事。甚或在這裏面，還有很濃厚的油水可圖。假若他們不聽受輾言勸告，那就擺擺我們手槍的威風，恐嚇他們一下，他們還敢說個不字嗎？假若用這種恐嚇的手段，他們仍不歸伏的話，那麼我們再以利誘之。人誰不貪利，反正不要我們掏私包，我們怕什麼，橫豎錢是賺了來的。對於復命的一層，就說西藏地大人稀，兵無訓練，英人暫時也忙不及遠東政策，所苦的就是交通太不便利，假若能將川藏，或青藏交通修好，只要開去幾師軍隊，便可將他完全收

回，難道怕他還跑到天上去不成？這豈不是一個名利兩全而很容易做到的事嗎？西藏民族的腦筋，原來的確是很簡單、很蠻、很蠢，尤其是西康。可是近來漸漸地，被漢人和英人，給教滑頭了。漢人要能够不上他們的當，我就要十二分的崇拜；要能騙了他們，那更是最了不得的事了。我在西藏住了八九年，西藏各界的人交接得也不少，最初見面，覺着他們非常純厚，好像他全不懂世事，很可結交，到了結果的時候，總是我自己宣告失敗，不敢再和他們糾纏，終久還是覺着我們漢人忠厚的多，好交得多着咧！

西藏當局的人，腦筋更是滑頭到了極點，外露着一種很和平而很忠誠的現象，無論對於那一方面的應酬，都不着慌，慢慢地考慮，不輕易地允許你一件事，也不輕易地反对你一件事。那怕是也絕對不允你的約求，

但是未到那萬不得已的時候，他總不揭表他的成見和反對。我們已前去西藏交涉的人，對他們所提出的事情，他們最初也是哼着哈着，裝似懂不懂的樣子，到了最後的那一天，他們不是完全反對，就是反有約求了。他們對於英人也是採了這個手段，既不太親近，也不太疏遠。大概總是用很冷靜的腦筋，觀察我們漢人與英人的實力。到了最後，他們究竟是降英降漢，那就絕非我們局外人之所能預知了。

有一天遇見他們當局的通司，我們在閒談之中，我順便問了幾句關於西藏當局的話，他說西藏當局，凡事都非常秘密，不許旁人知道，他雖任其中的通司，不過是代他們翻翻漢人的電信，和翻翻話，沒有這兩種事的時候，也是不許他進去的。他說：曾有一回，駐藏的某偉人，到噶去商議一件事，帶了一個衛士，執手槍而入。當時那一般人，就很不高興地現了一

種憤相，却也沒有說什麼。偉人說話的時候，他們就裝作不會聽見似的，等到說完了，他們只說了一句我們代你奉呈某某佛爺就是了。待偉人出去之後，便將他痛加批駁了一大頓。甚至說你們漢人，毫無一點禮節，我們會議的地方，豈是應當帶丘八和手槍來的地方嗎？你們漢人，就應這樣的欺侮我們嗎？這樣還叫做什麼和平與愛護呢？如此的數罵了一大頓，纔放了出來。他又說：有一次中央來信，說誠專使護送班禪進藏，當局並未答可否。後來又說專使先來，又說專使換了。當局便對他戲云：中央到底以誰作主，怎麼連一件事也沒有個決定呢？他又說：共產擾亂川邊的時候，中央連續的來電，駐藏要人急得像什麼似的，往賤霞跑。賤霞總是用一句回奉某某佛爺爲答覆，全不睬他，也不得罪他，他實沒有法子的時候，便親自跑去見某佛爺。佛爺說：我叫他們快辦，或說我送去國民大會討

論，也就答覆了他和電報。該辦的自然進行，不該辦的自然停止，人家並不得罪他。又有一天，關於班禪佛爺進藏的事，中央電報上，好像說派兵護送班禪進藏，你們都來電歡迎，這是很好的（電文他忘了，我更沒看見）。西藏當局的人，便冷笑了一聲說：誰會打電報出去表示歡迎派兵護送呢？這又不知是那一個在作怪吧！這是西藏當局對於駐藏偉人所持的態度。並且他善于計算，不吃小虧，教哭便哭，教笑便笑。像這樣的人，作駐藏的大員，未免太好笑了。

七 西藏當局對於班禪進藏

班禪離了西藏已經是十幾年了。班禪與達賴，究竟爲了件什麼事而出來的，當然是外人難明真相的事。我在西藏，雖聽見過許多，但現在也無

長篇敘述他的必要。人是已經出來，究竟能不能回去？西藏當局持了何種的態度？這是我們急須知道的事情。僅就我片面所見，來記述他幾句，供給衆人參考吧！大約是在民國二十二年，安欽大師將要進藏的時候，我便聽見西藏人說：班禪大師手下，只有兩個人可以來商議這件事，因為這個人，平常作事很正直，無私心，深得前藏當局所讚許，那就是安欽大師，與某秘書了。後來不久，安欽大師便到了拉薩。其同來的，也確是某秘書。便將班禪大師的手書，和羅桑堪布等的公函，分別呈上。班禪大師手書上說的什麼話，雖非外人可知。因為是呈達賴的，大約話是很和平，並沒有什麼約束，甚至還許有致謝的話。但是下人的公函上，却就大大不然，說了許多恐嚇和不怕西藏的話，還有幾個很重大的條件，要西藏當局接受。國民大會上，當着衆人將公函打開一讀，直氣得一般大小官員們

三尸暴跳怒髮冲冠地說：「這樣還有什麼商量的餘地？叫他們有什麼本事只管使出來就對了！所以那個初次的大會，就是毫無結果的不歡而散了。噯，噯和藏王，將毫無結果的結果，回報了達賴。達賴却毫不在意地說：『管他們做什麼，看着班禪的面上，好好地再去商議吧！衆人見達賴全不在意，實在是摸不着頭腦，只好又重新的詳細商議。結果，是將班禪大師以前所有的仍然交還，已前所無的也不必重新約求，還是歡迎班禪大師速疾回藏。』像這樣的批文也寫了，安欽大師也加了官級，返華的馬牌也填了空格，和數目，再往達賴前辭行一次，就可動身。可是就在這個當兒，達賴就病了，並且一病而死了。」

安欽大師，也只好作了個不辭而去的回到南京，呈上批文，班禪也就定了回藏的宗旨。西藏傳了一座時輪金剛大法，就漸漸地收拾着起身赴北

平，往綏遠和青海那條路上去了。安欽大師却從前年秋天，便先回西藏，正式的代班禪大師接收一切。西藏當局，也派了僧俗兩界的代表，前往青海歡迎。故我對於班禪大師能否回藏的這個問題，已經是解決在二年以前了。但是班禪手下的那般塔布和隨員們，不知道究竟還有什麼事沒有做完，或有什麼目的還未達到，終是不願意快快的走，挨過了春天，又說夏天草不好，挨過了秋天，又說冬天雪太寒。莫非路費未領夠嗎？或是想請路隊護送嗎？這便非是我們所能知道的了。現在已是過了兩個年頭，其中也生了兩三件事：一便是班禪大師的行裝數百馱，在拏墟喀關隘上檢察出軍器和炮彈之類；二便是帶不帶漢兵護送的問題；三便是班禪大師的下人，尚在要求他那無理的條件。我今年離藏的時候，還未聽到說這幾件事情的解決辦法。

八 到藏時所見和所聞

黃專使到藏的時候，好像在拉薩臨時的招待所裏，就作了個臨時的行署。其中所住的，想也決定有一般偉大的人才。因我回內地，所以未能觀光。待專使回國之後，我又二次進西藏，到拉薩那天的次日下午，我往無線電報局去發電報，會晤了張威白台長，他是湖南人，談了一些閒話，便覺着他非常的清直和悅，令人喜歡接近。聽他說有一位黎委員，也在西藏專門研究佛學，乃是一位好佛學的老居士，住在不遠。我閒着也是無事，順便就去拜會。到了柏峇，先見了他的管家，通過了姓氏，乃是久仰大名的楊質夫先生。略略談了幾句久仰的話，便由楊君引着上了三樓，會晤了黎老居士。伊在政學各界做事多年，後來專心學佛，便以個人資格而進西藏

，其進藏的目的，說也是專爲深學西藏的佛法，並無政治和其他的作用。後來又談到漢藏雖想統一，然文字語言皆不一致，我國經營西藏數百年，從無一部完全漢藏文法，和字典。而英國和日本，一而再，再而三的出版，真是令人雖不愧死，也當羞煞。黎老居士便發願想編一部藏漢字典，以漢文解釋藏文之字音和字義，說正在採集材料中。以後還想做一部漢藏字典，以藏文解釋漢文的字音和字義。我對於黎老居士這種精進勇猛利益國家的工作，非常的欽敬和感激。愧我另有他事相纏，不能隨意而附驥尾。又談了一些佛法正義，更覺黎老居士的知見都很正確。他當時正依止着一位大格什聽講菩提道次第廣論。此論我雖前已譯出印行，但覺着他的文理太深奧，我的學識慧力太淺薄，恐不免有許多舛錯處，難得有這樣的大心居士也學此論，我便送了部去請他有空的時候，給我改正一下，那

就感謝無量了。次日的晚上，有一位朋友邀我往無線電台聽南京的廣播音。這次便會晤了許多偉人，略略說了幾句門面話之後，我便聽他說從前駐藏有一位偉人他不善調伏攝引西藏，而儘臭罵西藏，他說西藏的人們都是狗，非打不可，我有幾千人便能夠將他們打平。像這一類的狂言，多是前人所樂說的。但我感覺着，這不是駐藏人所應有的態度，中華以何罪業？竟感得這樣的人來主持邊事，欲求事不失敗又豈能得？我願以後駐藏的人，須以革除此種輕視他族的習氣，爲當務之急。後來我在西藏養病，住的久了便由各方面的談話之中，得來了許多許多的笑話在後面，請你們細聽吧！

有一次，他一早起來，却是個十一二點鐘，不知道有什麼緊急的大事，便狂叫那些衛士們，但是喊了半天，終無一人答應，他便低頭一想，有

了，一定是往雲南幫某人家打麻雀去了。他便慌慌張張地跑了去，果然不錯，正在叫什麼紅中白板。衛士一見自己的上司親身來抓賭，當然是西瓜皮打漿子溜了。他把衛士沒有抓着，直氣得三尸神暴，五竅生烟的，拿起牌來便一張一張地給打碎了。當時的牌主，當然很高興，並覺着打牌這事，西藏的政府尙且不管，他憑什麼來抓賭呢？但是又一想：他無論如何沒道理，總是一個漢官，我雖不屬他管，然終是個漢族的平民，就與他鬧一場，無論乎誰輸誰贏，終是給漢族丟人。所以當時便忍了一口氣，沒有理他。過了不久，便是雙十節了，他便在他的住所作紀念，請來了各機關的一般要人，（漢藏具備）和北平四川雲南的一切有名的商人，作完了紀念，開過了午餐之後，他便提議說道：我們今天皆不作事，要歡歡喜喜地耍一天，午后全在我這裏搓麻雀。一句話還未說完，便聽見席上有一個人說：

大人若在此搓麻雀，我們雲南帮是要來抓賭的呀！羣衆聞言鬨然一笑，也就作佳話傳說起來了。

又一次，他叫裁縫作官差的時候，裁縫好像是個回回，因前次爲辦學堂的事情，回回們與他發生了一點芥蒂，這次不知道爲什麼事，大半是爲催工，就先罵後打起來，最後還開了正式的軍火，他的衛士頭上中了一槍，也將那個裁縫打死了。但是這一般在西藏落戶的漢人，皆是註了冊籍，入了西藏政府管轄之下的。（唯除北平的商人）西藏當局，誠心令他丟去面子，便出來干涉。說打死了西藏的人，無論是誰皆要帶枷遊街示衆，還須受其他的處分。現在某大人既打死了人，當然也不能出其例外，非得拿來處罰不可。這時候那個大人的威風，全不知道往那裏去了。急急忙忙地跑向各公館裏塞包袱運動，不知道花費了多少錢，纔把個帶枷遊街

免了。這些錢，都是他平時計算了又計算，刻薄了又刻薄，纔賺來的。如今僅爲打死了一個裁縫，便不知道耗費了多少，他的肋條，那能不痛呢？所以他恨西藏當局，恨的痛入骨髓，一開口便只有臭罵、纔能略洩他的一點怨憤。

又有一天晚上，好像是五月裏，西藏風俗，都作興耍柳林子，那位大人也湊這個熱鬧，便到各處去借桌子和帳棚，及容用傢具等。他是很給北平商人面子的，所以就到古瑪康撤去請客，平商們也恭恭敬敬地陪着他說話。他又說他在吡震發了些威，駭的那些吡倫們，都不敢開口，他還說你們再不好好地聽話，我便不和你們說了，我直接去見某某佛爺。又連說帶罵的數說了一大頓，令人聽了實在是捧腹不置。

又有一次，某某佛爺往桑耶寺去朝佛進香，他爲迎合西藏人的歡喜心

理，便派了北平四川雲南各處漢人的差，說每幫上要去兩個人歡送佛爺。但要知道西藏的事，是很不好做的，一次留下了例子，下次便也得要做到。北平的商人，從來沒有受過西藏政府的差。這種新鮮花樣，是不可遺留和新開的。所以他派人去通知的時候，便被平商給辭謝了。他自己還不知趣，到了次日的早上，又派人去喚，便被平商痛數了一陣纔回去。後來他也知道平商不是怕人的人，又反去道歉。次年某某佛爺又往桑耶去朝佛的時候，前事果然成了定例，西藏當局便教他派人去歡送。他又前病復發的通告平商，又受了駁回，他又教人去借馬，也被辭謝了。

他還有很會減省經濟的小算盤，順便也說一點：那一年的夏天，西藏纔有了電燈，各大公館，各大商家皆是爭先恐後的想要先裝置。他也動了裝新電燈的心念，可是想不給電燈的費用，他便遣西藏的招待員，往催電

燈公司，也來給他裝置。一連地催了十幾次，裝電燈的很忙，總是按着報名的次序去裝置。到了最後有一天來了，他便披了一件睡衣，親身引着往各房裏連說帶畫的算計了個够，可是到了最後算清了燈數和費用，他便叫人家免費。人家說：我們這個生意，是無論那個都照實收費，從未免過，大人如要免費，可與當局商量，我們不能作主。他便與當局交涉，仍未免掉。直氣的說：他們打電報，我們都給了免費，我們裝幾盞電燈，他就不免費了，這都是些狗，非打不可。如像這種小家子的習氣，實在有失我們大國之風，故在西藏的一般漢族，都說他太小氣了。

還有一件可笑的事，他有個勤務兵的老母，會硝狐皮，他便把些沙狐皮叫人家硝，硝好了之後，那個老母因為兒子在他手下作事的關係，硝價作了幾成折扣。他却不愧其穿老可憐，如數賞賜，反而更給了人家個七五

折。老母實在覺着不够本，便屢屢的來向他討補，他以不睬裝聾來應付，最後的勝利，還是歸了他了。

又有一件很可令我們紀念的事，就是他有一年在北平商人處，買了幾疋綢緞等絲織。也有是他自己取的，也有派人取的。但是到了要錢的時候，他便說有幾匹的賬不對頭，他不曾取過。商人便說賬決無錯，請他細想一想，他也便咬定牙關很堅決的說，不曾取過，我用不着這種緞子，硬要不給這一筆錢了。平商看見他這種偌大的官長，那裡還敢往下說，便匆匆忙忙地回去清查自己底流水賬去了。可是平商素常對於賬目很慎重，每一筆賣貨賬旁邊，都注着誰經手，和誰取去的小字。一查那筆賣貨，不是他親手來取的，也怪不的他死撐。可是取貨的人，還在他身邊，便又鼓起了天大的膽子，二次晉謁，他還是說不會取過。便叫過下一問，下人說取

過，是送某個藏官作禮品的。這樣當面一對證，直氣的他要死，但是話已說透，也無法再行挽回，他就只好自己認了這個晦氣，還清了賬遣去了平商。那個下人底飯碗，也就借此因緣嗚呼哀哉了。

他手下的蠻橫，也很可觀。有一個姓李的，在一家漢商店裡，買了好幾隻皮箱販賣，當時有一隻撞壞的鎖子，允許給他往印度代購一個。後過了許久，商人便差學徒，往他們的同伴高某收欸，順便告訴他一聲，有則賜下，無則待後再說。言畢也就去了，他在背後便大罵起來了，並且見熟人便連說帶罵的鬧了許久，人家也未再來催他。有一天湊巧碰在一處，他便老實不顧臉面的叫罵，人家太難忍受了，便回答說：李先生，我們原是很好的朋友，本不應因為這點小事相吵，無奈你責備的太過了，你當時買皮箱時，我只說代你鑄鎖，並未說是待鎖來了纔給箱價，所以我叫徒弟順便

問了你先生一聲，我又沒有一定向你索錢，你便罵了我這麼久，我也並沒有還過一言，仍以友誼相待，今天纔一會面，你怎麼就這樣的罵我呢？你就是說箱子不好壞了也不要緊，就將原物退還我，就算把貨物在家裡壓了幾個月，也不要緊的。但是他又將箱子早已賣出，賺了許多錢，不過僅剩了這口壞的，那又怎麼好退呢？所以商人把他的話頭堵住了。又過了一日，也是無巧不巧，鎖就寄到藏，商人便又遣學徒送去，只交他鎖並不要錢，便回去了。他到了下午，便拿了錢去結賬，要想無事生非的尋釁，說上次買的信箋已經給了錢，怎麼還計賬呢？商人說李先生，上次買信箋給了錢的是某月某日已勾了賬，這又是某月某日另一次買的了。他聽了裝作記不起，便說是寫花賬。商人最忌的是這句話，便說李先生，我的生意雖不算大，但是主顧已有了千餘家，你可拿着我這本賬，往各家去問一問，曾

錯過一家的一文買賣沒有，若是有了的話，我不但不取你李先生的一文錢，我並願封門，永不再作買賣。若是人家的都不會錯過，唯獨錯了你的，那麼就不知道錯在誰的身上。他便把拳頭往桌一擡說：你敢反對我嗎？我是國家派來的人你敢不服我嗎？商人也忿怒如雷的說：李先生！你是國家派來的，我不會犯着國家的法律和罪條，就能任憑你買了東西不給錢嗎？我倒是初次見到的呢。你是國家派來的怎麼樣，你敢吃了誰嗎？就是大皇帝也不能夠買了東西不給錢，還用皇帝的架子來壓人。我就是犯了國家的法律和罪條，也該不着你管，你敢怎樣呢？照這樣的吵了一陣，來了許多看熱鬧和勸架的人，也就拖開讓他去了。最後的勝利（不給錢），還是歸了他了。那在西藏的漢族商人，還是告了個失敗。自從有了這個做榜樣，拉薩的漢族商人，便成了他們底蹂躪品，漢商與他們和合一致的陽

光，就慢慢地向着西山巔的那邊隱沒下去。我惟願在不久的將來，快快就由東面的山頭上，現出一個體相圓滿，形狀端正的月輪，帶着無量的清淨光輝，燦破那些昏昏沉沉地烟霧，施與人們一絲兒清涼與和暖的享受吧。

九 在西藏的幾次宴會

有次偉人們在公館裡，舉行國慶紀念大會，在讀遺囑及報告開會的宗旨後，就請來賓們演說，內中有一位專門學佛的老人家，他在演說的當中，因為要發揮全國統一是一件很堪慶幸的事，所以他在那反面，就說了許多國家不統一的損失，尤其談到西藏對於我國偉人的答語中，有幾句很可令我記着不忘。就是說：你們問我們服不服從中央，我們服從中央，須要中央靠的住才可以，假若中央自己的本身尚且靠不住，我們就是服從

中央，歸命中央，又有什麼好處呢？你們中央，若自己不能統一，自己不能管領全中國，自己不能保護全中國，你們還能夠統一我們，管領我們，保護我們嗎？我們就是像你們說的全是一家，服從中央，依賴中央，可是中央究竟能不能遠遠地顧及我們呢？假使中央要派兵來藏的話，究竟還是來保護我們呢？還是來侵擾我們呢？還是來消滅我們呢？當時我們辦交涉的人，對於上來的幾個問題，當然是不好答覆。尤其是對於質問全中國能不能統一的問題，那時候尙未統一，更實在是不好答覆。他們服從和歸命了我們之後，我們是不是靠得住？能拿什麼來保護他們？安慰他們？那更是一件很茫然的事實。我們就是派幾個人去替他們辦理政治、教育、交通、軍事等等，但能不能派着真心無二的純粹想利益他們的人？其所作的事，又是不是能夠完全令人欽佩羨慕和感謝呢？這些疑問，就是我們自

己，也實在是沒法來解釋的。所以現在全中國能夠統一的團結起來，這真是我們最高無上的慶幸！這真是我們永久不可忘的紀念！其次大家便公推着我演說，我到了沒法迴避的時候，也就走到了正當中的地位，先對着大家說了幾句應酬門面的話，便附和着那位老先生的話，說了一點我個人的感想。最後我便就着統一二字的反面，說了些我親眼看見的不統一的事實，來證明統一是一件很難能實現的事。我又盡量的宣布國家統一的勝利，和不能統一的原因，就是我們各人所懷着的那顆自私自利的私心，因為有這顆私心在肚子裏作怪，所以在外表上，無論是為農，為工，為商，為學生，為師長，為軍人，為政客等等；皆不能實行按着義務享受權利的平等生活。更不能犧牲自己個人的快樂和安逸，去做那利益他人或衆人的事情。我又把當時在座的一般同鄉商人們，不能團結一致的現象，借題發揮了

一陣。絃外的餘音，自然會有人聽得懂的吧！我又說了些統一的原因，就是要個人能自愛和愛他等等。其次便是無線電台上張台長演說，這位先生說話，非常的直截了當，他以世間很平常的兩句話，要吃鹹的就放鹽，要吃甜的就放糖，來發揮欲想得一分權利，須要盡一分義務，能够盡到十分義務，才可以去享受十分權利。若能這樣，自然就各自相安了。因為不能如是，所以就鬧的大家爭吵不安。譬如願木工，人家若是二兩銀子一天的規定，你就每天給他二兩，自然是相安無事。假若你去硬給他一兩五錢，那就當然要相爭相吵，不會有相安的希望了。我覺着他先生這些話，都含着很重大的暗示，因為他有地位的關係，而且說的是真情實話盡情盡理，這自然是誰也不能反對，實在是令我十二分的佩服。演說過後，便是禮成，散會，吃中餐。他這裡請的客當然是漢藏各界的人物都有。西藏的

人，就是親英派出名的刺絨爲最出色，他却非常要好，我實在有些莫明其妙的在那裡動氣。我自己想想我自己，已經是拋棄世間名利的一個出家學僧，對於他人的猥雜行爲，和那些有傷國體的行爲，不知道爲什麼還有那麼不高興的心情呢？人家都說出家人，是沒有國家觀念的，我也很想不問世事，消滅了我的國家觀念，可是我的習氣太重，終是消滅不了，甚至比那些身負國家重責的人的國家觀念還要來得重些。我在西藏見到或聽到他們那些貪鄙丟人的事，直臊急得我的臉皮發紅，見了人也不敢抬頭，更怕這時有人對我談話。我自己也暗笑我自己，對於世間官場內容，太無見識，太無經驗，人家自己都覺着不算一會事，你又何必去替人家害臊呢？這餐飯弄的山珍海味，樣子很多，可是太弄少了一點，碗盤纔一放穩，便成了空的。大家又各就着附近的人去談心去了。我挨着的上首，是安欽大

師，下首是黎委員，我們所說的大半都是佛學的話，別人說什麼話，因為我的耳朵不空，當時都沒有聽見。可是席散了之後，便看見一般商界的僑胞們，在那裡發氣。我多嘴的問了一聲，才知道同是他請來的客，而所辦的席不一樣，尤其是酒不同，鬧的大家說他瞧不起人，誰也不是家裏沒有飯吃，來吃他這頓瘟飯的，大家來吃就是給他面子，下次他想請，恐怕還沒人肯來吧！算了，算了，這一次所見和所聞的，就是如此。

隔了一天，就是安欽大師請客，仍是假座在那個偉人公館裡，其請客的目的，大概是為酬謝而設，其所請的客人，却除了幾家藏人官員而外，便是駐藏的漢人官員。普通僧人，只有我一個漢僧，商人也只有解友三先生一個。這是因為我們與安欽大師有私人的感情，所以加入了這次宴會當中。這次的山珍海味，當然也是應有盡有，而且素食也備得很多。拿前天

過紀念節所吃的東西來比較一下，未免豐盈與虧缺的區別太大了。這個時候的在座諸位，不但是藏官，就連漢官們，也都在不絕口的稱讚。在這稱讚的反面一想，就可以知道大家，對於前天那一次宴會的評價了。又過了幾天，便是張台長請大家吃便飯，這次也把我邀了去，還有一位新在藏出家的漢僧，和邦達倉的少爺。大家吃了午飯之後，打牌的打牌，做事的做事，我是將要回國的人，便也往別處去辭行。到了下午五六點鐘的時候，大家又聚在一塊兒吃飯談天，那時候有一個偉人，和邦達倉開玩笑說：「西康人都是狗。接着那個新出家的便說：都是趙爾豐來西康的時候，帶來那些兵留下的種，並沒有所謂真的西康人。邦達倉漢話很好，聽了這些話，臉上便薄薄的起了一層紅雲，無精打彩的說道：你們大家今天是成心來編排我的吧？我聽了這句話，才知道邦達倉原來是西康的人，那麼我們的偉

人，任憑是有什麼好交情，也不該當着大衆之前，來糟踏他吧！我這一個念頭還沒有想完，便又聽見那偉人說：你們受着西藏政府這樣的壓迫和痛苦，就應該叛變，然而你們不能叛，真是沒有骨頭。我一聽便是一怔，漢藏不是想和合成一家嗎？怎麼反勸人家的百姓叛變呢？再說當時座上，還有幾個西藏官員，人家聽見了，這成一種什麼話呢？好在他們多是不懂漢話的人。就聽見邦達倉說：我們何嘗沒有叛過呢？我的兩個個哥哥，不是都受你們的撥弄叛了嗎？可是結果鬧的如何？現在不是流浪在中國，有家難歸嗎？再說我一個叛了有什麼用呢？中國豈是真有幫助我們的能力嗎？你們東三省失給了日本好幾年了，怎麼還不收回來呢？你們爲何又不叛呢？你們只是有眼睛，並沒有鏡子，只能够看見人家的錯處，而全不能檢查自己的過失。正在說的動氣的時候，還是張台長英敏，趕快請讓大家入座，吃

吃鬧鬧，就把剛才的那一幕很緊張的滑稽戲，給忘記了。可是我很覺着慚愧，看着一個做大官的人，來說這種無意味的話，並且還吃了這種太無價值的堵嘴子的虧，實在是太不值得。這樣還能怪人家的太輕視嗎？我想：有這樣住在西藏的偉人，漢藏的問題，管保是越弄越多；漢藏的感情，我也敢保是越弄越壞的。所以我很希望駐藏的偉人們：第一要把個人的私欲看淡薄些；第二凡事要能顧全中央的面子；第三對於西藏當局的手段要認清楚；第四對於西藏當局諸人的個性要明瞭；第五對於接洽各項事宜的時候，輒硬要能合宜，既不可有威而無恩，又不可有恩而無威（現在恩威俱談不上）；第六對於住藏漢人的種類和性質，也要明白那些是安分守本的，那些是專好生事的，那些是已受西藏當局管轄的，那些是有權管轄的，那些人被人家輕鄙，那些人受人家尊重，都須分析得清清楚楚，方能免

除了片面見解的過處；第七在藏中與英人之各種談話及交涉，當特別留意其陰謀手段，既難以示強，尤其不可示弱；第八對於西藏當局，則總以寬緩爲上策，全國若能統一，中央的能力若能登的充分，西藏人絕不是個對手，這是我所極信的事實。

十 結說一下將來

上來把我兩次進藏所見和所聞的種種現象，都略略的敘述了一點，我自己知道我是個出家人，對於那些政治等等的學問，是很少學習和研究的話，當然有許多是很外行的；可是我確實知道，如我所見所聞的那些事情，是我們住在內地的中央，所不會知道的，更非是我們內地的同胞，所能了解的。所以我由西藏一回來，無論走到那一處，無論遇到

那些人，除非他們不認的我，和不知道我的來歷而外，其餘的朋友們，一定是問問我西藏的現狀。甚至不管我願意不願意，一定要叫我演講演講西藏的實情。即由此一點，也就可以見到內地人對於西藏的觀念，與從前是很不同的了。現在都覺着西藏是中國很緊要的邊防線，西藏的內情，也都想知道一點。我倒是很慚愧，平素就不愛管閒事，更不愛去記閒事。我若是沒有負着那種專責，我就抱着個油瓶子倒了也不去扶他的思想，所以我對於同胞和朋友們，是沒有什麼貢獻的。就是我寫出來的這幾萬字，也不過是閒談一陣而已。

我上一次回國的時期，正趕上達賴纔去世的時期，那時候有一般熱心國事的同胞們，就有主張乘人之危趕快的開兵進攻西藏一下，給他一個武力的解決，他斷定那是百戰百勝的奇遇了（好像是在東方雜誌上看見過的

）。他那種知見的錯誤點：第一就是西藏內政的組織和手段，危是
不好乘的。第二就是不知道漢藏路途之險阻，和印藏交通之坦利的相差太
遠。第三就是小明了英國人的望戰，尤其是望西藏戰敗，他好從旁邊收那
漁人唾手而得隨便受來的利益了。所以這種奇事奇想夢想非非的怪論，
我知道他是出於愛國的好心，不過在認識上太為錯誤，在斷案上不免過
分，把事情看的太容易了。其輕敵者必敗，這豈不是一句古話嗎？只因為
我的事情太忙，沒有空陪着他們談西藏，我覺着很辜負他們的好心，最
近又聽見有人說：西藏是地大人稀，沒有實力，英國人外面雖然很強盛
，其實他的遠東政策，並達不到西藏。他對於阿比西尼亞的地中海，尚
且不敢多事，那裡還敢來侵佔我們中國邊陲的西藏呢？印度他已經是難
於消化，要作腹痛，何況西藏這個禍胎，他那裡還敢受孕呢？所苦的就

是個交通不便，只要是交通一便，用武力去解決西藏那是一件不成問題的事。噫！他這種論調，當然是很中聽的，尤其是說給一般沒有去過西藏的同胞們聽，那是很少有人反對，或加以否認的。可是在我的近視鏡子上照他一照，我便知道他這是一種空空洞洞應付當局人們的一種手段或政策，只要把那一剎那時間混過去了，他這幾句話的責任，也就烏有了，若是這幾句話說的投了機會，也許還能夠弄官發財。所以我認為這種手段，是害全中國的手段！英國人現在虎視着西藏，豈是沒有侵略遠東的野心嗎？中國對於西藏，豈與意國對於阿比西尼亞相同嗎？印度人當真能反對英人嗎？西藏若當真投歸英國，英人豈真不敢接收而怕我們嗎？這都未見得吧？據我看來，恰恰是個相反。英人的野心非常深遠，看他向西藏當局，索取小範圍的租界，便可了知。印度人沒有反抗英人的實力，

走過印度的人，都會看得出的。西藏若歸降英國，那是他求之不得的事，他又不是個獸子，豈有怕禍之理？中國能不能比上意國，那是全國人都應當自己去想的事。我對於國際的事情，是很外行的。至於交通便不便的問題，我覺着無論漢藏的路程修的多麼便利，總比印藏的地段，要長的多。中國若能正式的修整道路，英國人也是絕對不會落後的。西藏當局假若不能阻止中國的建設，他對於英人的建設，也是不會拒絕的。卽就安立無線電台的一事，也就可以證明了。這樣看起來，實在真難，若說戰吧，非但沒有必勝的把握，而且還恐怕逼叛了他們去投降英國。說不戰吧，他們又不肯受中央的管理，而且還要拿出他那種秦強歸秦，楚強投楚的手段來應付中央，這實在是一件難辦的事情。不過好在他的民衆，到底還懷着一個漢藏同信佛教究竟是一家的觀念，當局的人們，也遠遠地企望着中

國的統一。若是中國內地確實地能夠統一了，西藏確是可以不成問題的歸爲中央所有。惟將來駐西藏的人選，應當切實地考察，這是以前漢藏鬧壞感情的因素，不可不注意的。再進一步的去考查西藏現代的實際情形，然後去進行施設。至於前藏後藏的糾葛，尤須有一種公正的眼光，不偏聽信那一方面的事實，和偏附那一方面的舉動。總以達賴臨終前判決的爲標準，去辦理他們兩家的內務官司。那就大事可以化爲小事，小事可以化爲無事，雙方都不會有不滿意或抱怨的觀念。若能夠這樣的做下去，以後的漢藏，或者能放出團結一致的光芒。這是我寫這篇文章唯一的動機，希望政府要人們一致的努力解決漢藏問題吧！